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

衍要道之義

父子

儀禮古經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喪服子夏傳本經紀喪服之制而子夏作傳釋之曰父者子之天也

臣按此本謂天至尊也父至尊也事父當如事天而此句直曰父者子之天也則仁人事天孝子事

親其理一也西銘所為作也善乎明儒薛瑄之言曰天地者吾之父母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遑恤其他此又得西銘之微旨者矣

春秋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隱公元年

胡安國傳曰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必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必上有所禀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焉是爭亂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定矣

臣按魯隱公於先君惠公名不皇之存未立為世子歿又無遺命又不告於京師不朝於天子削其爵位以正父子君臣之倫此胡傳之說而諸儒皆以為然者也而文成襄昭哀五公書即位者雖不受命於天子而以先君之命繼世者也其莊閔僖三公之不書即位者與隱同例也而桓宣定三公之特書即位者桓弒隱而立宣受弒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也或書或不書皆所以正父子君臣之

倫也

臣又按春秋自隱以迄哀所書者皆為人道之大倫著訓述之不勝述也今節其尤關於孝治者録於各條之左以申經文要道之義

冬曹伯曹君名終生使其世子射姑曹世子名來朝桓公九年公名軌

臣按曹伯有疾而使世子代朝於魯射姑重違父命而來故當享而歎胡安國傳曰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

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名佼晉人曰夫已多乎道語見穀梁傳臣按已者止之使毋來朝也已之則曹伯不陷於不義世子或免於苟從魯亦自處於正矣然則一舉而終生父子之道兩失而魯又失與國之道也故夫子書之而先儒之論又代為之謀所以曲全其父子之親朋友之信者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齊地莊公四年公名同

臣按莊公釋不共戴天之仇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而從於馳騁田獵之事非人子矣而公羊記柯之盟柯齊邑盟在十三年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乃自傷不能復仇之言臣嘗疑之或者力不能討而未之忘也至於九年而反為蔇魯地之盟而圖其後嗣齊無知弒襄公齊人殺無知公伐齊納公子糾春秋譏其釋父怨親仇讐也而致乾時之敗績齊小白入于齊拒子糾戰於乾時魯師敗績則又何以自解於禚之狩也齊

侯襄公諸兒書人畀公之敵以畀之也此亦所以正父子之倫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而莊公忘父之仇而報之以德祇取辱焉大亂之道也子言之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法而春秋戒也

春晉侯獻公名佹諸殺其世子申生僖公五年公名申

臣按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晉人謂之恭世子西銘亦以無所逃而待烹為恭而先儒有譏其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陷父于不義為大仁之賊者

而春秋之書法曰晉侯斥言殺則專罪獻公也急壽之事衛人悲之二子乘舟之詩邶風所為作也使急子能知從父之令不可以為孝則進之當以誠自明退之當以權違難壽子既知其情則當諫三諫不聽號泣隨之矢之以必與急子俱死安知宣姜不以愛其所生之故感悔也徒兄弟俱死欲不以傷父之志此申生之所以尤過也而效之者也二公嬖妾信讒不夫宣姜驪姬搆惡成亂不婦司馬

遷曰余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嗚呼此夫子目晉侯而斥言殺也所以正父子之倫亦以正兄弟夫婦之倫也

公及齊侯（桓公名小白）宋公（桓公名禦說）陳侯（宣公名杵臼）衛侯（文公名燬）鄭伯（文公名捷）許男（僖公名業）曹伯（昭公名班）會王世子（惠王太子名鄭）于首止（衛地）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五年

胡安國傳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又曰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

臣按王將廢長立幼是為亂階以為父者啟其子以兄弟相爭也惠后陳嬀不聞有匡正之言是婦

人愛少子而夫婦同溺也齊桓與諸侯共尊世子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而鄭伯逃歸是背天下之公義而失與人交之信也是役也春秋書之所以正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魯地　七年

左傳曰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

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齊侯辭焉冬鄭伯請盟于齊

臣按子華背其父而以國情輸于齊齊若許之不但失鄭且失諸侯辭焉而鄭伯服義明年春盟于洮鄭伯乞盟蓋父子之義明而與國之信著矣故

甯毋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八年

臣按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何休曰僖公娶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如左氏説則致為亡者升祔於始祖之詞如何休則致為婦見於廟之詞如劉向則致為毋見於廟之詞胡氏獨從劉氏是巳詩楚茨君婦莫

莫禮云君牽牲夫人贊采夫人固有助祭於廟之事然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嫡僖元年書夫人姜氏薨哀姜固已為莊公夫人矣成風者莊公妾也安得復稱夫人乎故孫氏曰妾母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為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使之與祭也劉氏曰凡立小君嫡子必請天子命之令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是無君也汪氏曰自僖公為此禮而宣公致敬

嬴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故春秋不書姓氏以貶之以正父子君臣夫婦之倫也

冬晉里克晉大夫殺其君之子奚齊驪姬子晉獻公殺申生而立之九年

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臣按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蓋言繼體之重若以愛而殺嫡立庶是亦非所愛非所敬之類也國人皆有父子而君

訓之以悖德乎蔑以濟矣若獻公者所謂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者也春秋書曰其君之子明乎國人莫之與也私之不勝公也久矣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是著獻公之罪而父子之道明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文公四年公名興

臣按成風非夫人也自僖公致於太廟立之為夫人遂有夫人之稱當是時魯之君臣不知其非而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葬恩數稠疊

以成其過據實直書其失自見而父子君臣夫婦之倫正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時秦君為康公罃秦僻陋不稱君使贈終者衣服曰襚

九年

臣按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之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蓋僖公既致其母為夫人嗣世羣臣亦莫不以為夫人矣當時列國來襚者不獨一秦必盡以為夫人而秦獨不然弗以為夫人也此見王章

侯度不容泯滅舉世波靡而僻陋之秦確然有正名定分之辭書之所以正父子夫婦之倫也

冬十月子卒諸侯在喪稱子既葬不名夫人姜氏歸于齊公薨之後以子見殺自歸父母之家非被出也　十有八年

臣按魯公子遂弑子赤而立宣公名接故出姜歸齊而季孫行父恐齊之聽夫人之訴也遽如齊納賂而請平馬經書行父如齊于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于弑矣深探其本則子赤之生不見于經

蓋文公不知重嫡嗣又嬖敬嬴秦女宣公之母而啟其奪嫡之心故也文公失父道君道夫道敬嬴失婦道宣公失子道臣道弟道季孫及魯之諸臣失臣道齊受賂而不討亦非婚姻甥舅之道也春秋書此以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成公十五年公名黑肱

胡安國傳曰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

故書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為兄嗣以後襄仲（即公子遂）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臣按孫以王父字為氏嬰齊公子遂之子當稱公孫令魯人以之後其兄歸父是知歸父之不可以無後而不知子不可以為父孫弟不可以為兄子也弟降為子亂昭穆之序矣子降為孫失父子之親矣若夫歸父之子仲遂之孫故當書仲孫嬰齊

也君子言思可道作事可法書曰仲嬰齊為其不可道不可法也此所以正父子兄弟之倫也

莒人滅鄫莒是鄫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　襄公六年公名午

胡安國傳曰或曰鄫取莒公子為罪在鄫子不在莒人不當但責莒人也令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鄫與黃歇春申君也進李園之妹于楚王史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求事春申為舍人進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園與女弟說春申君進于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幽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

秦公子史記呂不韋傳秦昭王太子華陽夫人無子太子中男名楚質于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夫人乘間言于太子以為嫡嗣不韋取邯鄲姬絶美者與居知有身子楚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子楚立是為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晉書賈充傳充子黎民蚤卒無嗣及薨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

張栻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支宗之屬釐分縷析血脉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為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强離其所系而合于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為諸侯而立異姓以莅祭

祀如鄫子之為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臣按為人父而以異姓之子為後是先絶其祖父之血食矣異乎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之經也為人子而為後于異姓之人是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莒鄫之事後世多有夫子斷例如此之嚴滅鄫罪而歸獄于莒蓋尤惡夫舍己之親而後他人之親者此所以正父子之

倫也

晉士匄范宣子帥師侵齊至穀齊地聞齊侯卒乃還十九年

臣按士匄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夫父子之道天下之人所同然也愛吾之親而因以愛人之親敬吾之親而因以敬人之親故喪不可伐亦先王所以教孝也齊人感服而有澶淵衛地之盟在明年夏齊成故也則愛敬之足以服人心明矣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秋宋公（平公名成）殺其世子痤（二十有六年）

臣按宋平公嬖芮司徒之女棄（初生赤而毛棄諸隄下故名棄）信寺人伊戾之讒而囚太子痤痤曰惟佐也能免我佐者太子之弟即芮棄所生也左師（官名）向戌（宋臣）素畏惡於太子惟恐佐之救之也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此與晉申生何異嗚呼以父子天性之親而讒嬖間之不能相保此董仲舒所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者也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即是而思之君臣兄弟夫婦之道得則皆得失則皆失者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

臣按胡安國傳蔡世子般為楚商臣之事弒父乃天下之大變神人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者諸大夫會葬蔡景公而歸賻弔生是恩義情禮之篤於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于是又合十二國之大夫

為此盟而謀歸宋財夫子書曰宋災故夫子若曰事固無大於此者乎是以遍刺諸大夫也所以正父子君臣之倫也

冬葬許悼公名買 昭公十九年

臣按許世子止世子名也以不嘗藥而受楚商臣蔡世子之惡名而又因不授子以師傅致使不知嘗藥罪累及于許悼公春秋之筆嚴矣夫悼公之卒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

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止非不知有父之親也揆之于樂正子春之視疾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者則為子道之未盡耳許悼公亦非真失義方之訓也特以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則父子之道夫豈易言盡哉故曰葬許悼公見春秋之赦止也讀者可以惕然懼矣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衛世子靈公太子公名元蒯聵出奔宋定公十四年公名宋

晉趙鞅（簡子晉卿）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衛邑　哀公二年公名蔣）

臣按宋儒皆以南子（衛靈公夫人）之譖殺蒯聵猶之驪姬之譖殺申生也靈公惑于南子所言必從故世子被殺母之名以出蓋左傳所記乃南子之譖言而公穀此條無殺母之事故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二君之信讒同也公子郢（世子之弟）之言曰亡人之子輒（蒯聵之子出公）在不曰先君有命立輒也則公穀二傳王父命之說亦謬矣春秋一則曰世子再則曰

世子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正其為世子之名矣則世子之子其不可拒世子也不待問矣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春齊國夏（齊卿）衛石曼姑（衛臣）帥師圍戚 三年

晉趙鞅帥師伐衛 五年

家鉉翁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

臣按春秋以世子曰蒯聵是未絶之于父也輒以兵拒父是自絶于父矣均之失也以助聵之晉與助輒之齊較則書圍者逆書伐者順矣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齊陽生公悼入于齊六年

胡安國傳曰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見家語注身父母之所有也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齊君名杵臼命荼世其國景公嬖鬻姒之子荼將卒立以為嗣已

則簒荼而自立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不有廢長立少以啟亂者乎故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

臣按陽生之不子由于景公之不父不書公子責

陽生繫之齊責景公也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大學傳之第三章曰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

黄洵饒曰為人子止于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

臣按洵饒此言乃責備人子之辭其實子孝父慈生生相續非論報施也始于事親故先言子終于立身則下以慈其子之日猶是上以孝其父之日也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

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也

臣按仁之于父子也句可為經文父子之道天性也句注釋而經文言簡意長即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之義亦包括而無餘藴矣蓋仁為性之德言天性則不必更言仁自然不得委之于命也反復玩味則愛親敬親之心油然而生勃焉其不可已苟自反而于愛敬之道少有未盡亦惕然悚然不自知其心之疚而顙之汗也非聖人其孰能

為此言乎

朱熹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于母而資始于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于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閒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于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于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

臣按中庸言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知天知人則不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而父慈子孝各盡其天性矣朱熹所言乃擬上宋光宗封事詞意懇切可以格君心之非言雖有為而發而凡為人子事父母尊親之至未能如虞舜周武菽水之懽未能如曾參閔損孔子弟子閔子騫閻熹此言皆當內反于心而求其所昏蔽不可以自是而即安也

胡宏曰人皆生于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

臣按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表記曰惟天子受命于天故曰天子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春秋或稱天王或稱天子書法不同因事而見也白虎通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觀因名白虎通曰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西銘曰大君者天之宗子蓋以天子之慶賞刑威即

上天之風霆雨露父母之喜怒愛惡即造化之陰陽慘舒經所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者實然之理非意之也實見之事非推而大之也人人有此理有此事而不能盡故專屬之明王而天子之名獨歸于一人也

呂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

所自親者也此説盡事親之道又言為人子者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未甞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臣按内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庶兆民篇中詳言子婦事父母舅姑之事其為必躬必親者固不待言矣天子之子一日三朝視膳寢門何異衆庶兆民乎粢盛天子之所親耕也祭服王后之所親蠶也而况諸侯以降乎經曰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許衡曰事親大節自是養志養體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致敬尤急所以孝只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刑于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

臣按養志養體各有致愛致敬之事但愛心敬心即為養志愛迹敬迹即為養體刑于四海亦非愛敬以外事深愛至敬神明可通人心同以為然故

觀感之速也舍是亦無所謂法術惟是施于人者過于其所應得之分人以享其利為有德耳雖固結之其能不解乎故惟孝可以治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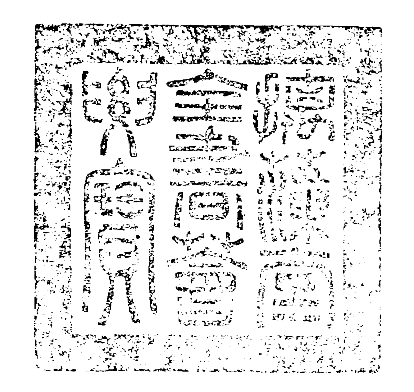
薛瑄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君子之守身可不謹乎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于天所賦之理無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也

臣按薛瑄因曾子所謂守身之難而以事親事天發明西銘之理葢事親之心有未盡則事天之心亦未盡事天之道有未至則事親之道亦未至也孰盡之而孰至之則責備于其身者也故以體其全而歸之為難

曹端曰父母者子之天地也子若欺父母即欺天地慢父母即慢天地人而欺慢天地莫大之罪也為人子者可不深省而切責之乎

臣按此曹氏家規輯畧之一諸儒或言事父母如事天地或言事天地如事父母皆西銘之通解而孝經之敷言也

以上父子之道之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　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九十五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

衍要道之義

君臣

乾彖傳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傳曰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祖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下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程頤傳曰三居下之上下卦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無忌諱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無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者臣之道也

象釋六爻之象謂之小象夫子所作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頤傳曰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而無成有終是其知之光大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豈能含章也

臣按君道莫著於乾臣道莫著於坤乾知大始故君曰首出坤作成物故臣曰代終然而君道無為

云爾為之者臣也所以不敢居其成功者地讓善於天臣讓善於君子讓善於父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此之謂也含章者非僅匿名迹遠權勢同於全軀保妻子之臣而已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義之所在及時勇為夙夜匪懈如子來趨父之事事事之所以有終不然而避遠辭難旁觀袖手以言乎其人之心術則淺狹暗昧而不光大而於

國家之事曷濟之有

泰彖傳曰泰小往大來陽大陰小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指君臣言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臣按天尊地卑爲定位君尊臣卑爲定分非氣與志之相交則懸隔而不通乖違而不同矣泰交之世主聖臣賢衆正和衷羣小革面上下之間仁慈懇欵固結而不可解所謂分則君臣情猶父子也

書大禹謨虞史記大禹之謨謨謀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蔡沉傳曰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

臣按克艱者知其難而務盡其職君臣交儆興事立功布利除患不但以為艱而已也此禹之所以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由禹之祗承于帝則君臣而傳父子之重由啟禹之子之敬承于禹

則父子而有君臣之嚴

詩鄭風羔裘篇名其一章曰彼其音記之子舍命不渝舍處渝變也當死生之際能以其身居所受之理而不可奪二章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主也

朱善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于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悦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

臣按經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臣之事

君子之事父皆以守身為本守身之道得事君之道盡而事親之道亦盡矣為人臣子所以醜正惡直者由於患得患失茍諂諛以求容而望其致命遂志必不然矣豈知夫命也者所受於天之正理順受之者未必不獲福曲避之者未必不獲禍周公遭流言居東而赤舄（舃）几几（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德音不瑕（疵病也）豈以死生禍福變其心者乎舍命不渝乃所以為直也周公之直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而卒悟

其主然則為臣之道固在于正直不阿而為君之道又當以容直臣為要也

禮記緇衣篇名中言好賢如緇衣故以名篇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作告今書咸有一德伊尹告太甲者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引之以証君臣相得詩曹風鳲鳩之篇引以証壹德之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馬晞孟曰為上可望而知者蓋上以誠而接下為下可述而志者蓋下以誠而事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

皆以誠則君臣之間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于其臣臣不惑于其君而其德一也

臣按中庸言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經言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則忠孝皆誠之所形也父母之愛其子未有不出於誠而人君之操威福之柄以馭其臣下則其廢置予奪容或有出於智數者故有示我周行之好而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上下交相與以誠而後君臣之義同於父子

之道矣

春秋秋武氏子來求賻隱公三年

臣按魯于宗周合致賻而不賻是不臣君于臣下不當求而求是不君所以正君臣之倫也曰武氏子者有父在焉故也諸侯不供王喪武氏為王卿士而使其子徵求于四國春秋若曰其父則耄及之其子則有童之心者也不然何以來也此與桓五年天王使仍叔天子大夫之子來聘同例穀梁傳所

謂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者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公子晉也沒諡宣公四年

胡安國傳曰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君之罪于晉絶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臣按此書衛人尤惡夫擅置君者也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殤公名與夷齊侯僖公名祿父衛侯桓公名完盟于瓦屋八年

臣按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之瓦屋乃在畿內猶之父子異宮各於其境則在其子之室而天王畿甸之內則嚴父之側也三國之君私相要結刑牲歃血為前此未有之參盟前此兩國交盟此參盟之始而未聞

有入覲之舉春秋直書其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春正月桓公三年

何休曰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之終也明始終有王桓公無之爾

臣按此條胡傳引齊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說蓋欲立桓者先君惠公桓公父之邪志啟亂者在君父也桓與乎弑則不臣亦不子故唐趙匡曰王

者人倫之所繫桓無王惡桓之滅人倫也故去其王字以見其罪此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倫也

春二月天王桓王使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來求車十五年

臣按求賻猶可曰賻不至而責之也車非諸侯之所當貢也烏乎求此可見天王之屢有求於桓而何以問桓罪也不繫王於時之下而斥王於使家父之上盖問罪則無王而求車則有王求之者自以有王而與之者已無王也且夫臣子一例聞父

有賜於子矣未聞父有求於子也聞子無私財矣未聞其父求之而與不與則尚未可知也然則求也者其德色穫耡誶語箕帚之肇端矣借父穫耡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秦俗之薄見賈誼治安策此夫子書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僖公五年

吳澄曰曹伯有疾射姑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

朝禮是年杞惠公史記作德公卒成公未同盟卒不書名嗣位盖伯姬豫欲托其子于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受其朝皆非禮也

臣按一事而交失焉直書其事而參譏之義見矣此所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文公名重耳齊侯昭公名潘宋公成公名王臣蔡侯莊公名甲午鄭伯文公名捷衛子衛成公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

而序鄭伯之下莒子號茲丕公莒無謚以號為謚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而不同歃故不書天王襄王狩于河陽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本畿內地去王朝百餘里

有二十八年

胡安國傳曰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臣按此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倫也

三十年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王襄王)(魯東門襄仲)

胡安國傳曰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又以二事出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

臣按經書天王來聘者七而此以冢宰兼周公下聘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此以二事出報施之道施之於與國尚不可而況天王乎且天王之

尊則父也伯主之威令則父老而子攝也晉於魯則兄弟也敬兄而不敬父可乎如京師即不敢不如晉等周于晉何其畏兄而慢父也此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春毛伯來求金文公九年

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

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之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其封内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臣按天子在喪而下求於諸侯以共葬事可謂不君不子魯不脩其職貢毛伯為天子之大夫而來求金皆可謂不臣而當喪未君不書王命之義則又闗於孝治之大者先儒有言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以為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而其為孝無所不在矣此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倫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鄭地　十有五年

左傳曰謀伐齊也齊人賂晉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汪克寛曰此年盟扈欲討齊而不果十七年盟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略諸侯而不序左氏一則曰無能為一則曰無功皆謂其廢天討而縱亂賊也

臣按謀伐齊者將以討齊公子商人之弑其君事在十四年得賂而失信猶且不可得賂而逸賊君臣父

子之倫於是乎斁矣春秋以是罪晉靈公名夷臯之伯而黨逆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諸侯會于扈十有七年

胡安國傳曰宋昭公名杵臼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臣按此言君雖不君而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而子不可以不子宋昭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名鮑）猶宜以弒君受討晉之復合諸侯為此會也將以討宋之弒其君者（事在十六年冬）而取賂而還故春秋略而不序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九月乙丑趙盾（宣子）弒其君夷皋（晉靈公不君趙穿弒之史官董狐歸罪于盾）

宣公二年

臣按此夫子仍董狐之書法也狐之責盾曰子為

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夫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嚴矣哉夫子之辭乎越境乃免者汪克寛所謂潔身去亂然後君臣之義乃絶也若但出在境外以伺變視勝之所在而從焉則與於亂之尤者也反不討賊者終身不反則絶於本國矣若反國則無論久近皆必討賊以申臣子之義非謂越境乃免則反亦可以不討賊也故宣子為法受惡而不得辭此夫子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臣又按趙盾許止皆非實弒其君而春秋書之曰弒盾則欲辭之而不得辭止則以其自責者責之也故穀梁傳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子止見孝子之至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魯大夫孟獻子）如京師（九年）

胡安國傳曰以淺言之屬辭（屬合其辭）比事（比次其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

事可考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于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于如齊每行必至深罪之也

臣按魯侯親朝於隣國而令大夫聘於京師京師惟一聘而齊則再三朝焉逆施倒置謂其父之尊不如其兄也甚於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者矣此春秋比次其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秋天王定王使王季子王之母弟來聘十年

臣按此所以正君臣之倫也鄭重書之交譏乎爾何以交譏也汪克寛曰宣公簡慢於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

九年左傳曰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為人父而不責子之很傲乃三揖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耰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然則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也此春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厲公名州蒲）齊侯（靈公名環）宋公（共公名固）衛侯（定公名臧）鄭伯（成公名倫）曹伯（宣公名盧卒于師）邾人（定公貜且）滕人（文公未同盟卒不書名）伐秦（成公十有三年）

胡安國傳曰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葢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仲尼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

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

劉本曰如京師固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恪專一之意以將之則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矣焉有挾二事以往哉重于伐人輕于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春秋所惡也

臣按春秋魯十二公惟成是年一如京師而已乃

為伐秦道由王都因而朝焉非本意也夫子書之若使本自朝王後乃遂事者與狩于河陽同意此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邾大夫以漆一邑閭丘一邑來奔夏公至自晉襄公二十有一年以邑出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

臣按春秋之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故書齊豹為盜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齊豹殺之也而三叛人名

三叛人者是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

郈黑肱皆魯侯不在國而季孫納之也季武子名宿納庶其邾黑肱皆魯侯不在國而季孫納之也

季武子名宿納庶其年夷季平子名意如納黑肱天下之惡一也今有人於此獲罪於其父而歸於其父之友其父之友他適而其子受之且不一人而已也則其子之心不可問矣人子以父母之愛惡為愛惡者也其父之友何獨愛於人之子得罪於其父者歟則是其子之受之也愛其父之所惡者矣春秋此條書法比次如此季孫黨惡無君之罪彰矣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齊地　二十有五年

臣按晉平公名彪方合諸侯以伐齊而齊有崔杼齊臣弑莊公光之亂正宜申大義以討賊而反受其賂而列之會盟是成亂獎篡以義合諸侯而以姦終之也春秋書曰同盟若曰彼夫弑君之齊合諸侯為討也而儼然同盟也同盟之人同心而為亂臣賊子也矣此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晉地　昭公三十年

胡安國傳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魯邑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孫之專國也

臣按有國者受之於其父傳之於其子者也昭公不保其社稷而越在乾侯則周公之世不幾於絶乎然而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先君之靈有以啟其衷矣經書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者三蓋曰我公

故在也于其葬也則大書曰葬我君昭公所以正

君臣之倫也

元年春王定公元年

穀梁傳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

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

無正始

臣按定公之入主社稷受之於季氏非受之於先

君者也昭公于去年十有二月已未薨于乾侯而

定以是年六月戊辰即位半歲之中豈非逡巡覬望欲自取之而諸大夫國人之心不然故不敢也當昭公之喪未入定公入而未即位魯蓋無君也豈可使季氏承其正朔耶去其正月則定公之元自六月戊辰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熹曰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

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

臣按君臣主義在經則以父子之嚴為君臣之義故尊君則曰君父卑臣則曰臣子視君猶父視臣猶子而不自盡其道者未之有也自盛世而言則如小雅鹿鳴之詩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是禮也以衰世而言則僭竊之臣惟禮可以已之者也以其常

言之則勿貳勿欺者忠也以其變言之則伏節死義不有其身忠也故曰聖人之言本末兼盡

大學傳之三章曰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

臣按君道法天故體仁長人仁者君道之所止也臣道法地故敬以直內敬者臣道之所止也論其相為用則父兼慈嚴君亦兼慈嚴仁之中有敬子兼愛敬臣亦兼愛敬則敬之中有仁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

而已矣

陳櫟曰君臣之倫于人倫為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

臣按經文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皆可以為孝也然則孝治天下即盡君道資于事父即盡臣道也堯之不私其子所以為君人者之大德舜之允若其父所以為臣人者之小心

孟子曰義之於君臣也

臣按經言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也但言父子有君臣之義則君臣自有父子之道其不可不盡又不待言也孟子言義之于君臣也析君臣與義言之而以之於二字為之聯合則夫氣禀之不齊時數之不偶須是君子纔謂性不謂命也經言簡而孟子煩聖賢之言之辨也

朱熹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彞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則敬養之殁則哀送之所

以致其忠孝之實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

臣按君父至尊事之如一嚴君以事父資敬以事君經所訓也故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而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世之臨財苟得臨難苟免而以親為解者其罪尚可逭哉

以上君臣之道之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九十六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

衍要道之義

兄弟

詩小雅常棣篇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常棣今奠李也華鄂相承甚力又衆花俱發實韡韡然而光明故以與兄弟

二章曰死喪之威畏也兄弟孔懐思也原隰裒聚也矣兄弟求矣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惟兄弟為相恤耳至于積尸裒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能相求也

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發語詞）也永歎（脊令水鳥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

四章曰兄弟鬩（許歷反鬩很也）于墻外禦（禁也）其務（春秋傳作侮罔甫反）每有良朋烝（發語聲）也無戎（叶而主反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鬩很于內然有外侮則同禦之矣當此之時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

五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章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六章曰儐陳也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饜也兄弟既具俱也和樂且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七章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合也和樂且湛叶持林反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八章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也是究窮也是圖謀也亶信也其然乎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樂且孺也樂爾妻孥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于人其重如此誠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然乎

朱熹集傳曰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

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于死喪矣至于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于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于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是則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章乃復極言兄

弟之異形同氣生死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

臣按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蓋周公所作以明兄弟之道也故先儒以為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樂兄弟者樂歌之和平也臣竊

以為首章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是呼天下之人而告之以真情實理之所在也卒章言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是又叮嚀告誡于讀此詩者當窮究而圖謀之知此言之不謬也中庸引此詩第七章復節取第八章前二句而繼之以夫子之言曰父母其順矣乎人知兄弟之翕即父母之所以順不但宜其室家樂其妻子而已則兄愛弟敬無非愛親敬親之心室家妻子之私不以易其孺子之慕有

不待究圖而信其誠然者彼謂兄弟不如友生者

豈非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

乎非惟不弟亦不孝矣

小雅斯干篇名其一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斯此也干水涯也此以篇首秩秩斯干句名篇乃築室既成而為頌禱之詞一章言其兄弟相保于此室也

朱熹集傳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

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

不相報而棄恩也　或問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

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如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

臣按歐陽修云猶訓為謀因天子諸侯繼立多疑忌其兄弟故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然如張載之說則是卿大夫士庶人之所同取類甚廣為友恭之通義故朱子亦有取焉

小雅小宛篇名其四章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臣按此又以脊令之飛則鳴行則摇興兄弟之宜各務努力罔或逸豫以致禍敗之來不及相救恤此詩人遭世之亂故兄弟相誡然也曰邁月征者孝子愛日之義首章言明發不寐有懐二人而卒言如臨于谷如履薄氷葢守身之難于亂世尤不易其兄友弟恭蚤作夜思者惟俱期無貽父母羞

辱而已常棣之作在既安且寧之後此詩之作正死喪急難之時故此詩憂危而常棣激切

儀禮喪服子夏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普半反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音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賈公彦釋曰昆弟四體也者四體謂二手二足在身

之旁昆弟亦在父之旁故云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者手足四體本在一身不可分别若昆弟共成父身亦不可分别是昆弟之義不合分也然而有分則避子之私也者昆弟理不合分然而分者則避子之私也使昆弟之子各自私朝其父故須分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者内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纚笄總朝事父母若兄弟同在一宫則尊崇諸父之長者第二已下不得私其父不成為子之法也故有

東宮有西宮云云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隅別亦為四方之宮也

臣按兄弟為同父雖同父而各有私愛焉所私也者仁也可見兄弟之道在於開誠洞達表裏無疑而後世之人慮其子或各私于父母微啟猜嫌之端遂不克盡其天顯友恭之誼此詩人之所以歌式好無猶也異居而同財篤友愛者尤當念兄弟

同財之義而漢世王侯貧者或乘牛車明代亦有

以宗室廣大至禄廪寖微不能給者不足則資之

宗講明其制則自天子至于庶人皆著於首足四

體之義矣

晜弟儀禮期服章

臣按賈公彥以為晜明也以其次長故以明為稱

弟第也以其小故以次第為名臣以為明也者即

經所謂天之明書之所謂天顯義亦同之也第也

者即長幼有序之義爾雅昆作晜註曰後也書云垂裕後昆然則晜亦取為父後之後之義

春秋夏五月鄭伯莊公名寤生克段鄭伯弟共叔段于鄢鄭邑隱公元年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黄幹曰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又不明于予奪之大義故勉强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于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

舜之于象也

臣按鄭伯之罪在養成段之惡耳若乃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矣尚可不伐之耶伐之矣有不期于必克者耶孝子之於母仁人之於弟必有至誠以動之使不格姦必有大義以禁之使不敢肆然後乃有以曲全之耳故左氏之言譏失教者近之而穀梁傳所謂猶曰取之其母之懐中而殺之云爾者亦有以誅鄭伯之心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齊侯僖公名祿父使其弟年來聘七年

程頤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弟兄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

臣按年者齊僖公之母弟夷仲年也僖公私其同母寵任之過至於年之子尚禮秩如嫡釀成篡弑之禍莊公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無知即年之子此因偏繫之私而反失友恭之誼不稱公子所以正兄弟之倫也此年來聘結艾之盟桓三年來聘致夫人春秋書之無

異詞

鄭伯厲公名突使其弟語來盟桓公十有四年

胡安國傳曰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也

臣按此亦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秋八月蔡季蔡侯之弟自陳歸於蔡十有七年

何休曰蔡侯封人桓侯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賢

而字之

臣按胡安國傳曰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偪者也是以見貴于春秋蓋封人雖不友而季不可以不恭褒之以正兄弟之倫也

齊人取子糾（齊襄公之庶子小白庶兄）殺之（莊公九年）

臣按魯納子糾不克桓公（小白）既立請於魯而殺之

先儒以為前書納糾而不書子所以責子糾天倫之義此復書子所以責桓公天倫之恩也齊桓首霸方將倡天下以尊君親親而推刃於先君之遺體春秋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若出自國人之意者然病桓之志而為賢諱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文公十有四年

胡安國傳曰邾文公名蘧蒢元妃齊姜生定公名貜且二

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
宣子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
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
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
臣按友恭之道篤於讓而衰於爭乃推梨讓棗則
讓而土地人民則爭者義不勝其利也聖人垂訓
使人以推梨讓棗之心視土地人民而已納捷菑
是兄弟爭國也邾人立長則順盾服義還師故深

與其不成乎爭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許乙反）卒（宣公十有七年）

穀梁傳曰其曰公弟叔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公子遂弑子赤而立宣公事在文公十有八年）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祿

臣按不食其祿則足以全節矣兄弟之親不可絶也叔肹守死善道內全親親為得弟道以取貴乎

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此亦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衛侯定公名臧弟黑背帥師侵鄭成公十年

臣按稱弟之例或美之或惡之或責其兄無則友之誼或尤其兄以寵愛之私皆所以正兄弟之倫也此與齊侯之弟年一例黑背生公孫剽衛殤公名剽襄公十四年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衛獻公名衎而立剽齊侯寵年釀成無知之禍衛侯寵黑背釀成剽之

禍也

乙酉刺公子偃十有六年

臣按公子偃者先公之子成公之庶弟也偃無罪常為穆姜公母所指曰是皆君也云爾未嘗有今將之心也成公不能制其母而遷怒其弟竟殺之忍矣此夫子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衛侯獻公名衎之弟鱄音專出奔晉襄公二十有七年

左傳曰子鮮鱄字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

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于木門晉邑不鄉聲去衛國而坐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臣按鱄懼禍將及已見幾而作不成其兄有殺弟之名蓋亦賢矣而獻公之稅服實亦痛愍子鮮之奔故書曰衛侯之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天王景王殺其弟佞夫三十年

穀梁傳曰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臣按此亦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著者也所以正兄弟之倫也于是天王之子瑕奔晉瑕不能明為子之孝有罪而奔自絶於父則景王于父子兄弟之道其胥失之矣所以卒召子朝昭公二十有六年景王崩王室亂子朝子猛爭立之亂

夏秦伯景公末同盟卒不書之弟鍼出奔晉昭公元年

左傳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后子鍼也桓公子景公母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遂出

奔

臣按胡安國傳曰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稱秦伯之弟云夫宜兄弟所以事父母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陳侯哀公名溺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八年

左傳曰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

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臣按此見陳侯之所以親信其弟者出于嬖惑之私而非友愛之正招之所以寵任於陳侯者出于逢迎之術而非恭順之常故殞冢嗣而立庶孽者陳侯之本懷也而春秋特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蓋陳侯無此不令之弟則其父子之間

或不致乎此也故穀梁傳曰向曰公子招今曰陳
侯之弟招盡其親所以惡招也此所以正兄弟之
倫亦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秋盜殺衛侯靈公之兄縶名元二十年

臣按孟縶以惡疾故不得立衛侯之母兄也狎齊
豹而奪之邑豹憤而殺之春秋書之曰盜故左傳
明以為欲求不畏彊禦之名而不得也又按晉范
甯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

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春秋之義以為縶貴為公母兄而盜得竊發而殺之則靈公之惡不待貶絕而見矣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臣按疾徐先後在跬步之間而順逆分焉一則子

之以至美一則稱之以甚惡蓋其心之存乎長長與其心之不存乎長長不待以他事觀之而立辨矣孝父母必善兄弟不弟之人亦必大傷厥考之心故復舉孝弟並言之以見堯舜之道不過孝弟之至而灑掃應對子弟之職即所以通於神明者也

正蒙曰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人之生也先者為長後者為幼此所謂得于天者自然

天之生物也有序上天生物皆有不可易之序

知序然之倫序

後經以正知長幼之序則大經以正

臣按爾雅不著撰人或云周公所作而後儒增定釋親篇云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父之兄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女子謂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史記兄弟之妻相謂為先後宛若封禪書見神于先後宛若孟康註云兄弟之妻相謂為先後宛若此序之先後所以起兄弟之名義也推而廣之天地之間無非先後之序惟君父至尊不得以先後言耳官之有

長屬齒之有老少聞道之有早暮皆兄弟也詩言兄弟無遠子夏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則朋友一兄弟也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詩云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曾子問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夫婦一兄弟也經言父子之道君臣之義而事兄事長亦言之屢矣惟士有爭去聲友一見于書而夫婦不之及也豈非以朋友夫婦之倫即兄弟而推者哉是故張

子曰知序然後經正也

程顥曰周公之于兄舜之于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不求伸巳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巳

臣按舜能曲全其弟而周公不能曲全其兄其事跡相懸殊而顥以為一類者其心之當理而無私則同也且象之不恭乃家人事耳雖微舜亦不得

為天子而脩怨也管蔡謀叛本國獲罪君父常赦所不原亦不在八議之條此周公所無可如何者也周公之愛管蔡曷嘗秋毫有異于舜之愛象哉若以常情言之則事兄接弟各盡其道敬兄而或不得兄之愛愛弟而或不得弟之敬惟有反而自責而已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君子之于天下無不自反也況兄弟乎

許衡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月之至親者也今

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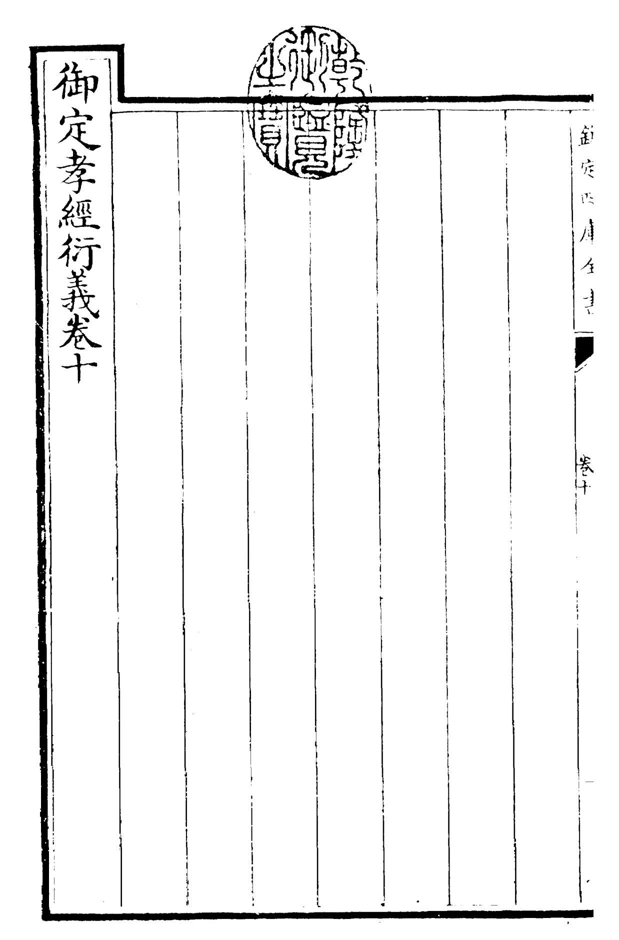
臣按此衡所以為世俗之人立訓也然而起於細而極於大始於微而卒於彰爭千萬乘之富與計分毫之利固無別也有所必爭無論分毫也有所必讓無論千萬乘也為世俗之人立訓而責備賢者之意益嚴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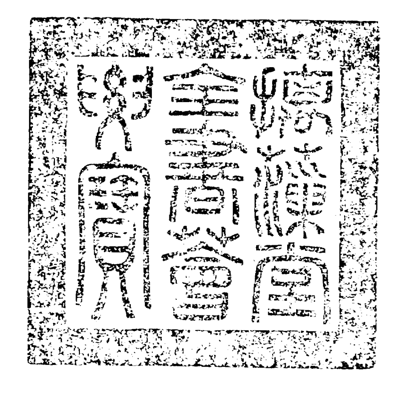
曹端曰人不愛兄弟是不以父母之心為心也苟體父母愛子之心則于兄弟自不容不愛矣不睦宗族者是不以祖宗之心為心也苟體祖宗愛子孫之心則于宗族自不容于不恤矣噫傳祖宗父母之體背祖宗父母之心誠天地之罪人耳禍可逃乎

臣按體父母愛子之心以親兄弟人所易知也體祖宗愛子孫之心以睦宗族則都邑之士有不得而知者矣然此理亦易明也以祖宗言之則有高

祖王父之兄弟曾祖王父之兄弟王父之兄弟父之兄弟以本身言之則有親兄弟有從兄弟有從祖兄弟有族兄弟所謂宗族者皆有兄弟之道在焉如此則明乎孝慈之道即所以宜兄宜弟明乎友恭之道即所以敬宗睦族也

以上兄弟之道之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一

衍要道之義

夫婦

咸 卦名 亨利貞取女吉

程頤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咸感也以説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説之道自有正也 咸之利貞 正之道固有

說焉恒之利貞

宋儒邱富國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以男下女為象男先下于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以男女尊卑為象女下于男居室之倫正矣

恒卦名　彖傳曰恒久也

程頤傳曰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

臣按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由家而國雖非父子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由國而天下凡上貴下賤之分如君臣也）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上經之乾坤天地之道而夫子于坤之文言則曰地道也妻道也此二老之夫婦化育之功已成者也下經首咸二少之

夫婦絪緼之感方始者也繼之以恒為二長之夫婦主家事者也然自咸恒言之今日之夫婦在他日有父母之道自乾坤言之今日之為父母在他日則夫婦之道而已其少也說以正故能感其長也正而說故能久此咸恒之夫婦所以相與者即所以順其父母者也以父母之道為夫婦之道以夫婦之道為事父母之道此咸恒之所以作對于乾坤者也于書則嬀汭觀刑而克諧之孝斯升于

詩則洽陽嗣徽而作求之孝永世昏禮莫大于親迎于夫子荅哀公之問而垂戒于春秋不一書而已也夫婦之道其要在于孝審矣

漸卦名彖傳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吳澄曰巽女在外將入而來歸艮止在内方止而未往迎有女歸以漸之象

歸妹卦名彖傳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程頤傳曰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

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其正位止静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説少之義以説而動動以説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也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説歸妹動而説皆以説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于是矣

歸妹人之終始也

程頤傳曰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臣按咸恒漸歸妹四卦皆言男女夫婦之道而咸之二少夫婦而燕爾者也恒之二長夫婦而偕老者也漸止而巽男先女則禮不備而不行逆知其後之好合者矣歸妹說以動柔乘剛則有老說其

少徇情肆欲而卒反為豔妻所制者故夫子以人之終始言之謂此日之夫婦乃他日之父母為續莫大焉之故非為情欲之感也而又以象戒之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者盖于其始合之不正預知其有不終之敝奔誘苟合之人既已失身敗德華落色衰復相背棄則彖所謂無攸利者夫婦同之也然則大過卦名之九二何以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盖歸妹以妹稱是不正其為夫婦之

辭大過之九二以老夫㐲女妻而言是正其為夫婦之辭也正其為夫婦則生生相續而正其為父母矣若九五之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則雖生而旋枯必不能久正其為夫婦乃可醜之甚也若蒙卦名之六三以陰而自求陽其行不順姤卦以一陰而遇五陽女德不貞故皆戒以勿用取女

詩周南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文王使周公為政于國中後采民俗之詩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

關雎篇名其首章曰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雎鳩水鳥摯而有別

在河之洲窈窕幽閒之意淑女君子好逑匹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臣按禮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君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故禮始于謹夫婦所以終

孝道也孔子論詩始于南南始于關雎非獨以著
風化之自所以明文王之致孝于其親者既内自
盡又外求助故未得窈窕之淑女則有輾轉反側
之憂而不至于傷既得之則有琴瑟鐘鼓之樂而
不至于淫一哀一樂而不失其節即孔子之所謂
非愛弗親非敬弗正者此固愛親敬親之心所推
也故可以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其詩歌之房
中而可以被之鄉黨邦國則加百姓刑四海之效

也

葛覃篇名其三章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去其汙也我私燕服也薄澣濯也我衣禮服也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朱善曰師氏導我者也每事詢訪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及時問安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因師致告不敢褻也

臣按此章詩朱子以為敬不弛于師傅孝不衰于父母臣以為禮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婉言娩

容聽從有聽受無違逆學女事共衣服以至觀于祭祀禮相助奠禮相長者而助其奠之事故曾鞏之言曰先王之政其閨門之治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也然則歸寧者人子之心而其必告于師氏者即以父母之心為心也與小序以為后妃之本者此也此所以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織紝不廢絺綌無斁而成其德之學也

召南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召公為方伯宣化于諸侯故以南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　何彼穠矣篇名其一章曰何彼穠也盛矣唐棣一曰移也似白楊一云即奠李之華曷不肅雝肅肅然而敬雝雝然而和　王姬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之車

胡安國曰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禮亦隆矣夫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隨則雖以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

臣按夫婦之道自天子達于庶人者也故二南為房中之樂而鄉黨邦國皆得用之此王姬所以有

肅雝之德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其能相與盡子婦事父母舅姑之孝又可知故詩人美之也

二章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平王平正之王指文王也之孫齊侯之子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程鵬飛曰吾于是詩得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矣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太任則曰文王之母京室之婦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

蓋曰其子如此以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以其祖父如此也其妻如此以其夫如此也其甥如此以其舅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矣

臣按婦人之德亦推本于所自則夫夫婦婦以成其家道者婦之父母子之父母均有顯名焉已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邇在夫婦居室之間不可以他求者也故文王太姒之為夫婦之道在于二南百世之下猶歌誦之而幽王襃姒

之失失婦之道小雅刺之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可弗慎哉

邶風栢舟（篇名正風以關雎爲首得夫婦人倫之正變風以栢舟爲首處夫婦人倫之變）其五章曰日（日當常明喩正嫡當尊）居月（月有時虧喩衆妾當卑）諸（居諸語辭）胡迭而微（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心之憂矣如匪澣衣（煩冤憒眊如衣垢汙不濯之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朱熹曰婦人不得于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見綠衣詩）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

氣忠厚惻怛怨而不怒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于君子之不得于父弟之不得于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

臣按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皆衛莊公夫人姜氏所作朱熹定其先後以終風次綠衣日月次終風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之詩也柏舟之于莊公之不見答詞氣之間未嘗及也但以日月之送

微隱言嫡妾之分而已綠衣黃裏之喻稍激切于日月迭微矣至比類終風則莊公之狂蕩暴疾甚矣而猶不忍斥言之也至于日居月諸之卒章而曰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見絕於其夫而呼訴于父母此亦可謂婦人之賢處變而不失其正者矣然則莊公之蔽惑賢非所宜賢而貴非所宜貴禍起衽席延于後嗣觀孔子之所以對魯哀公者事見禮記載後則衛莊不孝之罪奚其可逭哉

鄭風女曰雞鳴（篇名）其一章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將旦昧爽之交）子興視夜明星（啓明之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鳬與鴈

臣按此詩章首女曰雞鳴士曰昧旦乃夫婦相警之詞此所以琴瑟之樂同于關雎也禮記内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鳴者固孝子事親之節候此而或爽不特夫婦道將不可久亦非致愛敬于親之道古之賢女所以不敢懷安而常存警惕者也

禮記哀公問孔子對曰夫婦别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臣按五倫以父子為首者乾稱父坤稱母以天地統萬物之義也三綱以夫婦為首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之序也

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已親其人乃以使人親矣是故君子興

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陳澔集說曰愛敬之道其始本于閨門之内及擴而充之其愛至于不敢惡于人其敬至于不敢慢于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孔子遂言曰昔者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

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愾猶至也

臣按人道莫大于父子而父子以夫婦為始夫婦之道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故愛親敬親之心即夫婦而在也吾之有子又父母之續子之于父父之

于子何間之有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于親巳愛人人亦愛巳巳敬人人亦敬巳故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者不敢傷其親也經曰終于立身則愛敬之心自父母妻子暨于百姓之衆四海之廣一以貫之故夫子之言施之于政要歸于身集說引經文以釋之善解經者也

春秋秋七月天王周平王使宰咺冢宰名咺也來歸惠公魯君名不皇仲子宋武公女惠公之妾之賵撫鳳反歸死曰賵歸生曰賻車馬曰賵隱公元年

呂祖謙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叙而凶禮則五禮之一也陵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焉濫賵賻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

臣按此夫子所以正夫婦之倫也以妾為夫人者惠公之過故書惠公仲子又以譏隐公成先君之

惡以從令為孝

公子翬魯大夫字羽父如齊逆女公不親迎使大夫往九月齊侯襄公諸兒送姜氏于讙音呼端反魯地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為齊侯來乃往會之夫人姜氏至自齊桓公三年

臣按吴澄曰逆女書譏不親迎而使公子翬也送姜氏書譏齊侯親送之也會讙書譏不親迎而親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至譏魯桓初使翬逆而中自受姜氏于讙也蓋無所不失故無所不譏

所以正夫婦之倫也臣又按古者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不敢忘其親也今魯齊之君行禮如此其苟也忘親莫大焉卒之敝笱猗嗟之刺興詩齊風敝笱小序刺文姜也猗嗟刺魯莊公也悪魯莊公微弱不能防閑其母使至淫亂失人子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而禍延于嗣辱及先君已兆于此矣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曰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酉夫人姜氏入莊公二十有四年

孫復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不亂何待故曰入以惡之

髙閌曰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之職舉桓公見殺于齊而莊公乃以齊女為夫人欲責其孝則彼甞賊我臣子之所疾也欲責其敬則我方仇彼鬼神之所棄也不可奉祭祀不可以當

夫人之職矣

臣按此所以正夫婦之倫也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道而又妻齊襄之女忘其父而好合于仇人不孝之大故詳書之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宣公十有八年

汪克寛曰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書郯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

臣按女行制于其父婦道刑于其夫其父無教戒可從其夫無德義可則則夫婦之道苦而滛僻之罪多矣未可以專責其身也故叅譏之與杞叔姬來歸同例所以正夫婦之倫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哀公十有二年

公羊傳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諱之使若宋女子姓然

臣按禮記坊記曰子云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盖娶同姓乃亂倫瀆理之甚者史諱內惡故為隱辭而夫子仍史之舊文而坊記復發明之此所以正夫婦之倫也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則又自絕其續莫大焉之道不孝之罪莫大焉矣

程頤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

嚴不先行于已則人怨而不服

臣按夫婦之間情易勝理恩易掩義流而不節則瀆而無別矣寧威克厥愛毋愛克厥威此反身之君子所尚于剛德者非以加于人也自克焉爾

朱熹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動之君子

其孰能體之易首于乾坤而終于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亦以此與

臣按情慾宴私之際人情之所易溺者惟孝子之心戰戰兢兢臨深履薄飲食男女之事于以精理不以極情

真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臣按敬身之義本禮記哀公問夫子之言釋禮記者因以經文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為證據德秀之言又舉父母醮子送女之辭以實其義葢使人念及于父母之訓苟或不敬斯獲罪于父母則夫婦相敬無有懈時也

以上夫婦之道之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二

衍要道之義

朋友

易兌卦名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頤傳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

臣按朋友之交以相說而成者也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無物不有朋友即兩澤之相麗亦朋友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有血氣知覺之倫皆有相資之益其所說者亦各不相喻天地之性人為貴而君子其最秀最靈者故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所貴于講也相觀而善而孝慈彌至友恭愈篤所貴于習也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詩小雅伐木篇名其一章曰伐木丁丁陟耕反伐木聲鳥鳴嚶嚶

鳥聲之和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若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以和平之福

朱熹曰楊氏云五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于天矣其能終和且平矣乎

臣按詩序燕朋友故舊也孔頴達正義毛詩正義曰朋是同門之稱友為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

蓋天子雖至尊至貴而于賢者則接以平生布衣之情鹿鳴之言我有嘉賓既醉大雅篇名之言朋友攸攝假樂大雅篇名之言燕及朋友皆此志也此篇首章既呼之曰友生矣而二章呼之曰諸父諸舅三章呼之曰兄弟則所以推其愛親敬親之心而不敢惡慢于人者感人甚誠而責已益周矣

何人斯篇名暴公為卿士譖蘇公蘇公作是詩以絶之其卒章曰為鬼為蜮音域水中含沙射人影其人輒病不見其形則不可得女為鬼蜮則不可得見有靦土典反

面目視人罔極（靦然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臣按君臣義同父子則僚友義同兄弟蘇暴俱為王卿士平日出謀發慮如壎篪之應和官聯職事如繩之貫物蘇公一旦譴讓而暴公過門不入託有亟行不啻失位則其被譖之由無可致疑矣今乃詰責于何人斯而不敢遽以為由暴公者彼素非同志則無怪乎其然也人非鬼蜮難掩其形偪

側遺逄有何面目教之以翻然悔悟輸其情實刻責引咎羣叝皆亡顧改事君也故絶交之作反謂好歌盖孝以忠君悌以順長僚友之際其忠恕如此孝恭之令德所推也

谷風篇名其一章曰習習和調谷風東風維風及雨風雨相感朋友相須將恐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臣按先儒以為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此皆小人之交序所謂天下俗薄朋友道

絶者也伐木之詩但知處己以厚谷風之詩未免責人之薄然其詞意懇惻聞之者足戒或者捐前忿而改事式相好以如初則亦有争（去聲）友而身不離于令名也夫

小明（篇名征西之大夫作以寄其僚友之處者）其四章曰嗟爾君子（指其僚友）無恒安處（無以安處為常）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猶助也）神之聽之式穀（祿也）以（猶與也）女（音汝）五章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陳櫟曰此詩因已之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安處于內者且于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𢠪之自詒于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其辭極哀怨賦小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與

臣按櫟之言是也記言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已無父母尚可許友以死而況獨賢勞乎以役者之自詒憂𢠪畏罪畏譴怨不敢懷歸而念處者不得

以是為恒盖政事愈急則處者亦將有事於行役矣然不可以回邪之術曲為規免惟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相勞有式榖介福之道其篤于僚友而勉之以忠孝盖與北山之大夫其父母有存沒之殊而其情詞之和平激切亦異焉矣

禮記曲禮篇名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方慤曰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

于人見父之執于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于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孰過于是

臣按父之執友父之同志之友也人子于髫齓之時未及乎同儕之朋友而父之執友則其最先見者也伐木之詩稱朋友之同姓而尊者曰諸父異姓而尊者曰諸舅則朋友之屬乎父道其惟父之執友乎此其進退問對敬與父同而坊記所云父

之執可以乗其車不可以衣其衣者義亦如此皆所以廣錫類之孝也至于從師學問之後乃有同儕之同友所謂同門同志而詩謂之兄弟者也盖古人不妄交遊大都執友之子相為朋友則又有兄弟之誼矣觀于少儀始見于君子之辭則知物之不可以苟合觀于玉藻所記親在行禮于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則知人子之無私交然則朋友之道誠以孝為其要也

春秋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魯附庸國其君之字名克　公穀並作昧魯地

隱公元年

胡安國傳曰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盟者殺牲歃血告誓于神若有背違令神加殃如此牲也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隱公之私也

臣按此所以正朋友之倫也春秋書盟一百有九此其始也公信之不足為私盟焉渝者實多矣胡

傳所謂不獲已者若諸侯相仇怨而爲盟以釋之

已非止信之善經況隱公方在惠公之喪而爲此

盟其亦未思夫愛親者之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之

不敢慢于人也苟無惡慢于人則人何惡慢于我

而詛盟之是亟乎七年公乃渝盟而伐邾則魯邾

之相惡慢自盟蔑始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大夫盟于宿宿小國其君亦與盟此參盟之始三人盟爲參盟元年

臣按朱熹有言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去盟崇

信俗不可得而善也葢周官師盟之設所以使人重其事致其誠不可要亦不可渝不可尋亦不可寒盟以結信而屢則非猶之武以靖亂而黷則失故孟子以為春秋無義戰臣亦以為春秋無信盟彼善于此者葢無幾也今魯一年之中三月盟邾九月盟宋七年而公伐邾十年而取郜防可謂屢矣又皆渝焉與國之誼薄朋友之道衰自隐公始

據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

則非先君之志也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豈若是乎

惠公之薨以有宋師葬故有闕則宋實魯仇縱不

能討何用通好也君子謂隱公于是乎不子

冬十有二月齊侯（僖公祿父）鄭伯（莊公寤生）盟于石門（齊地三年）

臣按此東諸侯合黨之始齊鄭之盟不渝而亦惡

之者以強詐相與規于利以相結也且以天王之

尊而鄭莊與之交質（見是年左傳）既無君父何有于與

國此盟也亦所謂信不由中者乎所以正朋友之

倫也

夏齊侯(僖公)衛侯(宣公名晉)胥命于蒲(衛地 桓公三年)

胡安國傳曰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于此有取焉

臣按春秋朋友道衰兄弟婚姻之國盟詛非久而兵已壓境者比比也此齊衛二國相要以言而不

盟自後亦不聞有相侵伐之事夫如是則能克其

惡人慢人之心而不為悖德悖理之事無難矣聖

人之所深嘉也此亦所以正朋友之倫也

冬公會齊侯桓公名小白盟于柯莊公十有三年

臣按公羊傳柯之會曹劌手劍劫齊侯請汶陽之

田而要盟焉起于可以弗信者也而齊侯不欺魯

有講信脩睦之義春秋褒之所以正朋友之倫也

載考魯桓之薨于齊也莊公之于齊襄為不共天

之讐而興之通好故春秋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已易世而桓方創伯合諸侯以尊王室若復脩怨怒隣以危社稷不可謂孝則雖釋讐而及齊平魯亦無失也故公與齊侯皆書其爵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僖公三十有三年

公羊傳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穀梁傳曰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

徼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臣按秦雖無道勞師遠襲然文之伯也實受秦施而其子乃墨衰經以伐其師其不為死君乎夫君喪之不恤而何有乎交鄰之道聖人之以徼之不正其為子也謂其棄好也其忘親也

論語子曰無無與毋通友不如已者

范祖禹曰與賢已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及已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

則日損

朱熹曰今人取友見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臣按夫子他日嘗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而此言必擇勝已者而與之處不慮勝已者以我為不如已而不吾友耶易同人卦名象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咸象傳曰君子以虛受人聖人之心蓋如是也以無友不如已者之心求友則雖片言之

善一事可法亦自以為吾弗如遠甚而直諒多聞之三益友者至矣以恱不若己之心求友則必以吾之所知窮人以所不知以吾之所能傲人以所不能而便辟善柔便佞三損友者至矣惟不恃所長則所見多勝己者不護所短何至恱不若已者哉人自出就外傅之年即有朋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始終為朋友所成就故為人之父母者常觀其友之賢否以卜其子學業之消長事功之成敗

也擇交之道至嚴至重宜聖人之垂戒者至矣

子曰朋友信之

臣按聖人仁心自然物各付物朋友有信夫子則與之以信而已子路之願與朋友共敝車馬輕裘亦信之之一事子夏之言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乃信之因言而見者若曾子之省身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與夫子同其志矣此明善誠身順親信友所以開思孟之傳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饒魯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臣按忠告者立心之誠善道者脩辭之當内外兼到猶不見省數必取疏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然後乃可止耳不然則是心之未能無私而辭之不無少激也

君子亦自反而已矣益之賛舜曰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豈以人而寘頑甚于有苗幽渺過于神明者願無遽言止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按以文會友所謂朋友講習者也仁者我之天性如愛親敬長良知良能然其體驗擴充為善必果則藉朋友左右扶持之力此朋友一倫所以合之以人而秩之以天也

朱熹曰朋友之于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如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連比合而不至于盡壞至于朋友則

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甞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于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易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

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又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臣按五行之有土五性之有信五倫之有朋友四者之所藉以維持調護者也朋友之合也以義不以利以公不以私其為職也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有無相賙患難相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父有爭

子不陷不義是父子有朋友之道也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是君臣有朋友之道也因心則友是兄弟有朋友之道也琴瑟友之是夫婦有朋友之道也而又必有同門同志者于其間惟以責善輔仁為事相與講貫服習惑者解之怠者勉之恐懼安樂皆與共之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皆職之所宜盡者交道衰而谷風刺其言猶不失為忠厚也蘇公以刺暴公甚且託喻于鬼蜮焉

豈直相規切相賙恤之誼闕如也哉其于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四倫者亦不可問也已朱子之言其亦有感而發也

臣又按後世朋黨之論興而朋友之局又一變矣夫同德相求同欲相濟勢使然也君子與君子為友小人與小人為友君子小人之分否泰之象也夬姤剥復聖人皆有扶陽抑陰之辭而有應與則喜之無應與則危之君子將欲有行必須我友未

嘗以離羣絕俗為事也國將興賢才聚衆賢和于朝而後萬民和于野唐虞之際盈廷交讓焉友道之極盛漢唐之衰禍起朋黨而國祚隨之後乎漢唐者并去其朋之名而目之為黨為君子耶為小人耶當時乍賢乍佞而後世有定論也君子不可以懲黨人之禍而廢麗澤彚征之義亦不可不至公無我于講學立朝之際激而成水火之勢也若夫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則中庸已言之切矣

黄榦曰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叙則天典不立朋友道絶則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于人倫而又所以綱紀人倫者也

臣按黄榦之言本于朱熹而又以發明其說之所

未盡蓋人倫天典良知良能自其天性而率意任情不保無失所貴于朋友講習也如申生伯奇之父子衛汲壽之兄弟其意非不孝友使生平有明師益友之助致知力行之功則守經知宜處變知權可以厎豫可以全歸何有束手延頸自殺其身而陷父于不義者哉曾子曰以友輔仁此之謂也

師弟子附

禮記檀弓（篇名檀弓魯人之知禮者以篇首檀弓免為名）事師無犯無隠左右

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張載曰古者不制師服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行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方慤曰學記曰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弗親則師

之於人豈小補哉故子貢於三年之外又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以恩尤所重故也噫世衰道微禮教不明于天下其執親之喪不能三年者蓋有之矣而况于師乎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服出則否

陳澔集說曰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絰所以隆師也羣者諸弟子相為朋友之服也儀禮註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絰帶亦

弔服也故出則免之

臣按朱熹有言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也臣竊以為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子以仁君臣以義師之成就已德兼育我之仁覆我之義固不得等之于朋友者矣朋友以義合不合則相絶師兼父之親子不得而叛父也故朋友相為服弔服加麻出則免之心喪雖出猶經明異于朋友之服矣此七十子之徒傳道受業師恩最

深故其痛悼慘切比于父子若張載所論則又推原乎情之所安理之極致謂生平效法其一言一行者於其沒也亦當致哀視所資之大小所從之久近以心為之權衡而哀有隆殺不若後世之恝然者爾師道不立俗以益偷惟兩漢專門經師其弟子尚知不忘所自至于臨禍患之際不顧斧鉞之誅自名其為某人弟子匍匐于死喪之戚蓋不愧古人所謂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者也其事雜錄

于事長順一條云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臣按教育英才乃西銘所謂穎封人之錫類立身行道者所汲汲乎此也

李侗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子之徒論議問答具在方冊有足

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其傳支派分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于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

臣按經言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蓋父生之君成之則事親事君之如一經言之所已

及也而終于立身則非師教之而孰能無過哉古之為師者皆朝廷所設之官也閭師比長即為一比一閭之師其有德行道藝老而致仕者以為黨塾之師樂正司徒即為天下之師而又有師氏一官其天子之三公亦謂之師蓋自幼至老自貴至賤莫不有師故其學問易成也師之為道無往非教而以明人倫為本故鄉之三物則先孝行國子以三德則重孝德惟其所以造就之者至重故其

所以報答者出于至誠雖不爲之制服而心喪三年平居則經雖非爲之繼嗣而傳道受業各有本原非若後世句讀文義之師去夫巫醫樂師百工之方術技能無幾而其分義之薄反出其下則今之學者雖有師何當于立身行道哉古之爲師者視其弟子之過若人父之視孩抱之子不免于水火人君之視疲癃殘疾煢獨鰥寡之不得其所也夫豈使之通于句讀文義而遂以爲盡其道者哉

此七十子之徒所以得夫子為依歸及其既沒而
尊之親之固結而不解者也是故知終于立身為
為師者之責也則知事之如一為事師之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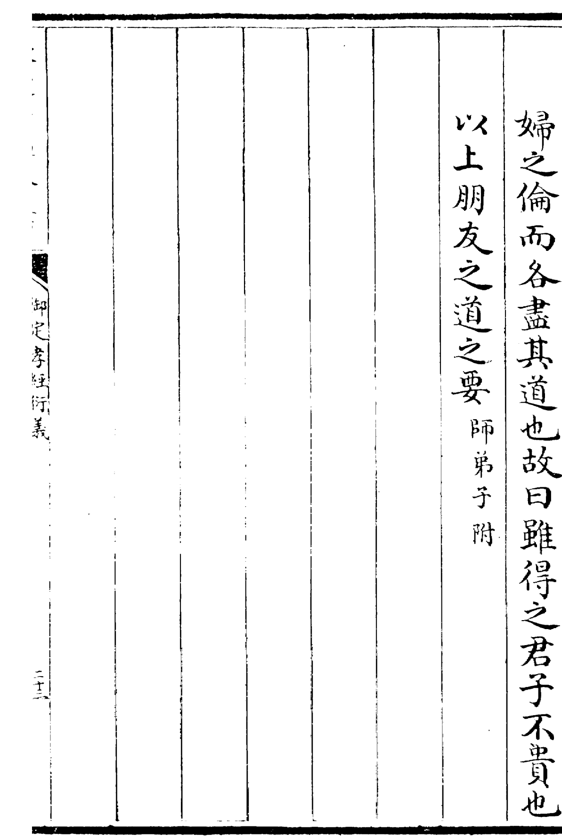
呂祖謙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
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
於用果于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
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
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由來者深矣

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利禄為急至于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于自用莫知所以用之之道又況其利禄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臣按此言由師道之尊嚴以致學問之强固後世學者惟無師傳故信道不篤若漢之經師尚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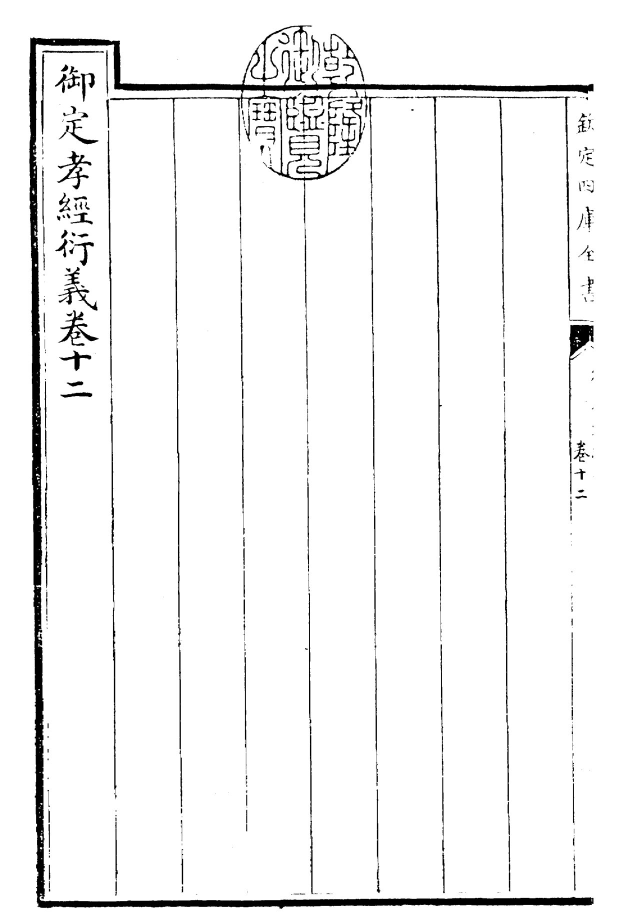
家猶能以經義處事達于政理皆確然有見之言也臣竊以為東漢之節義盖亦篤于師友淵源而感激過甚至于趨死生如歸魏晉以後以迄于唐而師道闒如豈其懲黨錮之禍而無復聚徒講學者歟韓愈當元和之代抗然欲以師道倡率于人而人或未之許也及至宋之周張二程朱五子者出而遺經絶學有所講說授受則祖讜之時師道盖方盛也而程子乃有涪陵歸後門人皆以支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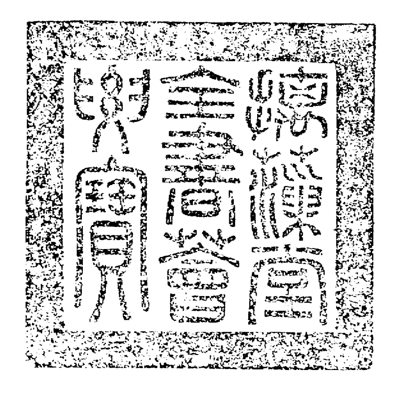
之言宜祖謙之有此說也至于今日則章句文義之外無所謂師也師道真廢闕矣惟佛老之徒其宗祖支派確然不移寢昌寢熾不可撲滅蓋由此之衰彼之所以盛彼其于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四倫皆已棄絕而惟有師友之一倫又不正其為師友之稱而以為假合之父子兄弟則其所以為師友者適所以為悖德悖理而不知夫儒者之所貴于有師友之助者所以明夫父子君臣兄弟夫



婦之倫而各盡其道也故曰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以上朋友之道之要 師弟子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勲